2

B192
S5F17
1549

晉安帝隆安四年夏五月魏主至廣寧

有白兎見乘輿前獲之遂至涿鹿使使祀堯舜○是歲珪稱帝

義熙二年夏五月魏舉侍官

魏舉侍官侍直左右出納詔命以八國良家上谷廣寧及代厲門郡民年長有器望者充之

庶幾乎綴衣虎賁皆正人之意矣魏之慕華此其一也

三年春正月魏主至狼山

遂至延水觀魚○狼山在懷來城東延水即居延澤在豐州西北

九年魏居越勤倍泥部于廣寧

命山陽侯奚斤擊越勤倍泥部虜二萬餘戶居之廣寧計口受田○越勤倍泥部西北雜胡

虜民其夷習乎授田則慕華也雖然大德喻閑小惠奚取焉是故授田不紀

十一年夏五月魏主至郡復歲租

過涿鹿登嶠山使使祀黃帝至廣寧登歷山使使祀舜○魏主嗣嶠山在保安州東南歷山舜廟見都潘

說

存恤必書爲斯地斯民慶也是故魏氏之典也勃焉

宋武帝永初三年魏主至廣寧

過嶠山使使祀堯

附表年對

或問志表年以首事乎曰然何以曰陰陽淑慝華夷內外之限而已何謂也曰天地大分陽爲淑陰爲慝華爲內夷爲外近淑遠慝引內推外君子之道也夫天地之變不一也有物則有耦有正則有反要之變亦常也卑者尊之耦亂者治之反以至君臣上下興廢死生無不然也是故勢可以禪代則堯

舜無嫌于易位理須于放伐則湯武不免于革命闔闢張弛無非道也故曰變亦常也迺若夷狄而主中國則冠屨異施手足易置斯天地之大變乎是故可暫而不可常可駭聞而不可習見可心絕力拒之而不可一日忘也嘗觀于古人之表年者矣有大書有分書以其離合也所謂一統割據者也有正統有閏位以其君臣也所謂共主篡賊者也是皆所謂常也吾之所慎者非常也變也華夷之限也是故疆域可以汚而主而不可變其內外之形人物可以强而役而不可易其淑慝之性夫天地之無心也陽和雨露施之于中國酷寒毒淫施之于外徼是天地固限之也聖人之無私也禮樂德化施之于畿甸征伐威武施之于荒戎是聖人固謹之也於戲亂者之民也豈不治之思割據者之民也豈不混一之思夷者之民也豈不華之思治不可得也而有亂混一不可得也而有割據割據不可得也而有夷狄入主可悲孰甚焉故自永初以後舉著南號治愈降而思愈下其區區之心乎曰晦翁綱目魏宋並書謂不可與奪之也舉著南號得無異于晦翁乎曰綱目天下之史也所治者大正閏是急通志郡國之史也所治者狹華夷

是嚴於戲推髻而涖氊裘而廬淫暴而政吾烏知其
爲吾君哉

少帝景平元年春二月魏築長城

柔然數犯邊魏乃築長城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
備置戍衛

文帝元嘉七年魏主至廣甯

觀温泉作温泉之歌○温泉在今隆慶州西北佛峪
山

魏趙逸爲赤城鎮將

後和苑服十有餘年

此外宦者見録之始繫之以魏所以責其耶夷録之
以官所以表其宦蹟功罪不相掩而勸懲著矣

十二年魏主至郡復歲租

二十三年夏五月魏築塞圍

發司幽定冀丁男十萬起上谷西至河南北築圍縱
千餘里

此之謂輕用民力矣長城之築已足爲限縱復築之
是知有地險而已而況役以五月邪

孝武帝大明二年春正月魏主至廣甯

駐温泉宮○魏主濬温泉宮魏建

順帝昇明二年更屬東燕州

魏置東燕州以上谷廣寧屬之

齊武帝永明二年魏定土賦

詔諸州所調各隨土產幽平并肆上谷廣寧司州萬年靈丘鴈門皆以麻布充稅

十年魏祠帝舜于廣寧

涿鹿廣寧舊有堯舜祠至是詔祠堯平陽舜廣寧更舊祠之失也蓋至是始悟祠堯涿鹿之非矣舜仍廣寧埇都潘說也

梁武帝普通六年秋八月魏幽州刺史常景來擊柱洛周于栗園破之

洛周系玄鎮人起兵上谷魏詔景及征虜將軍元譚擊之譚據居庸下口遣將截軍都關不勝既而安州石離六城斛塩三戍兵皆應洛周譚戰沒景曰如此則敵勢益張不可爲矣乃命統軍梁仲禮出師而自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園洛周至伏發破之洛周東走范陽後爲爾朱榮所殺○栗園不可考軍都關漢有軍都縣今懷來城南有軍都山疑即是也

洛周何以不書反曰主中國也異類爲君虜非其有

用夏變之者舉在所與矣洛周華裔何得以魏臣律之譚沒何以不書敗曰成景功也畜謀設伏不急其戮洛周桀驁景斯走之矣譚將別部何得以勝負累之洛周不書反矣何以復成景功曰道並行也主中國所以嚴分成景功所以厲節不相悖也

分屬朔州

魏以反者數起改懷朔鎮爲朔州事在大同紀復分廣寧屬之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齊築長城

發丁男百八十萬築城起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梁簡文帝元年高洋篡魏爲齊恒州即魏司州南遷後改名

太平元年冬十二月齊復築長城

起西河揔泰戍東至于海前後所築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要害置州鎮

兩年之間工役百萬皆于盛夏隆冬斯民之不堪命可知也齊人與黑闥爲讐世有攻伐終爲所併而獨急急于長城者何於戲亡秦者胡誤也久矣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周司徒于翼來行障塞

西自鴈門東至碣石修飾邊備咸得其要

隋文帝開皇七年秋八月築長城

發丁男十五萬

附隋上谷考 或問隋無上谷曰有曰有則奚無所紀也曰隋有上谷而非吾土也隋有吾土而非上谷也苟吾土矣雖非上谷宜紀也其實存也苟非吾土矣雖有上谷不可紀也其名浮也夫齊之北燕州長寧永豐二郡者吾土也至隋則爲懷戎以屬涿郡矣是吾土非上谷也乃隋所置上谷則于易州而以淶水遒遂城屬之是上谷非吾土也吾土非上谷則涿郡之懷戎可紀而無稱上谷非吾土則易州之上谷得稱而不得紀也大業間煬帝所幸虞荷所守之上谷皆易州也不得紀者也夫是之謂名實所當嚴也

唐高祖武德元年高開道入于懷戎以叛

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具與其徒殺令反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爲那輸皇后建元法輪聞開道陷漁陽稱燕王使使約開道爲兄弟開道引衆從之至則殺曇晟并其衆自立遣使通于突厥開道滄州信陽人初依河間賊格謙謙死亡入海後出剽刼滄州衆稍附之遂攻陷漁陽○懷戎縣名今懷來曇晟不書微也

三年冬十月高開道遣使京師

實建德圍幽州幽州守將羅藝告急于開道開道率二千騎赴救建德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乞降詔以爲蔚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

開道請降受之宜也然渠未能如耿況之遣子實融之入朝拜爵賜姓無乃太優乎是故其飈去也

四年冬十一月高開道反以突厥入寇總管劉世讓禦却之

開道旣降復持兩端欲襲幽州會幽州饑羅藝使使告糴于開道開道遂反與突厥連兵南下時世讓率兵拒實建德出黃沙嶺詔以兵備開道世讓聞命馳八百騎赴之遇虜大至乃進保武州開道與苑君璋突厥合衆攻之城數壞世讓立柵完拒時鄭元暠先使突厥突厥使來說世讓世讓叱曰丈夫柰何爲夷狄作說客邪久之虜引去元暠得還具道其言詔賜世讓良馬金帶○突厥平凉雜胡魏末強盛破柔然居匈奴故地

附武州考

按史稱武州凡數見而味其辭旨稽其道里亦往往不同盖古有兩武州也其一爲州即漢之下落縣今宣府也史曰後魏置文德縣唐陞武州是

也其一爲縣卽漢之武州縣今偏頭關地也史曰單于將十萬騎寇武州塞是也是故劉世讓拒高開道地連懷戎則所守之武爲下落元知院魏賽因不花兵迫孛羅帖木兒扼險偏頭則所駐之武爲武州縣也讀者當以意逆之但武德之初宣府未爲唐有而世讓拒開道史文已曰武州則所謂武州唐陛者又有可疑而唐以前魏周齊隋諸志皆不曰陛下落爲武州豈下落之陛爲武德後事史臣紀開道反因其新名逆探而呼之邪今不可考矣

七年春二月高開道伏誅置嬀州

時群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恐得罪且恃突厥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人號養子衛閤下使愛將張金樹與劉黑闥亡將張君立分統之金樹潛令人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閤絕其弓弦聚諸刀稍床下旣瞋金樹以其徒噪攻之諸養子將搏戰失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開道知不免環甲挺刃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敢前天且明先縊其妻妾諸子而自殺金樹取諸養子斬之亦殺君立來降詔以其地置嬀州授金樹州都督

邊庭號稱勇力多材武兩漢之取天下往往賴之然亦勇于公戰耳不樂禍也其稱亂者如彭寵盧芳開道旋即誅滅寵開道皆變生幕下歸正義主斯固足爲萬世告也

高宗永徽元年置狼山都督府

突厥車鼻可汗突厥別部也貞觀間通貢且請入朝太宗遣使迎之使至車鼻無行意使欽刼之車鼻覺殺使太宗怒遣右驍衛郎將高偘發回鶻僕骨兵擊之至是破其部獲車鼻獻京師詔免死處其衆欝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統之又置單于大都護府于雲中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府蘇農等二十四州○欝都軍山在宣府北境外

唐室之于異類不遠驅之于漠北而使之近處狼山桑乾之間不令各從其土俗任貢而置吏如漢儀遂使西北疆宇多淪虜中而終唐之世夷警亦不絕矣豈非所謂曲爲彼謀寇必成乎自斃者邪

永隆元年春三月突厥反總管裴行儉來討平之

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相率響應詔長史蕭嗣業討之嗣業先戰屢勝後不設備爲所敗

乃以裴行儉爲總管出定襄進討戰于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熟匐首降禽温傳奉職餘衆奔保狼山行儉復逐出之○黑山在懷來城西北

夫聖人視内親而治之詳視外踈而治之畧所以遠侮而省勞也漢武都護已勤内人太宗置府尤爲失策夫夷狄吾取其向化之誠不絶其貢可也誅其竊掠之罪驅而出之可也置府名官比于内地則其部落之相攻嗣繼之黷亂皆將有曲直之訴與奪之法矣置之則損威治之則起釁夫車鼻之伐以賊使人黑山之役以立可汗皆非禦田禽也於戲真以彼之

動靜爲勞逸矣夫

弘道元年春三月突厥入寇右武衛將軍程務挺來屯

突厥骨咄祿合餘衆反都督薛仁貴擊破之詳見大同紀至是復寇嬀州詔務挺爲單于道安撫使來屯

中宗嗣聖十一年雨雹

十五年秋八月突厥來攻

突厥默啜可汗者骨咄祿弟也骨咄祿死自立爲可汗及是武后臨朝默啜請以女婚諸王后命武承嗣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之遣春官尚書閻知微齎金帛巨億送之延秀至默啜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

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唐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之乃拘延秀移書數武后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門戶不敵罔冒爲婚我以此起兵欲取河北耳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迎降默啜遂圍嬀檀掠趙定凡裴五總管兵五十萬擊之不克默啜取所掠趙定男女八九萬坑之出五回道去○五回道即五回嶺在易州西北

默啜何以不書寇曰罪武氏也夫夷狄而陵中國大變也婦人而主中國亦大變也陰失其所以爲陰陽失其所以爲陽外反其所以爲外內反其所以爲內一也默啜之移書有足取焉故不以猾夏例之也於戲春秋盟唐書至程子以爲居夷浮海之意默啜書攻其亦有所屬與

侍御史桓彥範來行障塞

斷居庸五回等路以備突厥

代宗廣德元年始屬盧龍道

分河北諸州爲節度以幽莫嬀檀平薊爲幽州管號盧龍道

曰始謹之也夫三代之封建也大國儉于百里而復有方伯連帥者制之于其上兩漢之郡縣刺史行部

有時其度遼烏桓營兵護匈奴中郎將諸官又皆特命于天子秩爲京朝以使行事不與刺史分理民之任是故無尾大之虞擅命之逆今聯天下爲數道而總之以節度使土地人民甲兵儲積之類全以付之擅黜涉而任用皆私人專殺戮而威斷惟已出太宗府兵之制掃地盡矣於戲節度置而唐室以亡邊境屬而吾土以亂是何可以無謹也

穆宗長慶元年春正月節度使劉總請分置節度不從

河北擅命至是且六十年總既弑父兄晚多驚悸欲削髮爲浮屠上書請分所治爲三節度幽涿營爲一道以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道盧士玫治之嬀平薊檀爲一道薛平治之盡籍諸宿將難制者朱克融輩送京師乞加獎授使燕人知慕朝廷祿位特帝冲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令付之不從分置又不省視朱克融輩至假乞衣食尋勒回本軍朱克融輩皆憤怨弘靖復驕逸于是幽州再亂

觀廣德分建節度之無制則知唐之所以失我上觀長慶不從劉總之請則知唐之所以終失我上也惜哉

僖宗廣明元年秋七月節度使李可舉來討李克用于

藥兒嶺破之

克用殺段文楚拒命以叛事在大同紀至是數侵掠代北詔招討使李琢會可舉討之可舉與克用相拒于雄武軍其叔父友金及其將高文集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奮擊大破之克用亡入達靼○藥兒嶺即鷂兒嶺在宣府東南可舉稱討正克用之罪也沙陀拒命遂爲邊患討之宜也唐室雖衰號令未改不可廢也

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一月李克用陷武州十二月陷新嬀儒州

黃巢入京師詔赦克用討賊克用破巢有功拜河東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李可舉之死也衆推李全忠爲留後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爲其弟匡籌篡燕人不服克用遂攻幽州十一月陷武州十二月陷新州使李嗣源李嗣昭出飛狐定山後取嬀儒州○新州今保安州漢涿鹿縣也儒州廣寧地皆唐置

克用除河東幽州非其部也興師遠出破陷州郡何以不書寇曰李氏僭竊地非唐有又匡籌賊子叛臣非王官也然則何以不書討曰克用身承德赦甫立戰功建節封王寵錫踰等目擊李氏之亂不請于朝

不聲其罪輙下州郡以自封殖是亦匡籌儔也曰陷
猶爲罪之也

天祐十年春二月晉王李存勗來討劉守光于嬀州破之遂取山後八軍

初李克用破李匡籌表劉仁恭爲節度使後仁恭叛克用附梁其子守光復囚仁恭稱帝及是晉王存勗來討戰于嬀州破之守光遣其將元行欽募山北軍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垤爲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狥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垤以城降○五年克用卒子存勗嗣山後八軍武定雄武清平縉陽忠順彰國横野順義大率唐末所置也

或問天祐無十年曰從晉稱也梁篡唐晉不改唐朔從晉稱仍天祐也其實則梁乾化二年耳伐劉守光何以得稱討曰李匡籌之破也克用請以仁恭爲節度則既命之朝矣守光以子而叛父以臣而叛君囚父自帝王法所必誅者也稱討示無所逃也不責晉人之不請乎曰無所于請也盖至是梁篡者六年矣於戲五代無義戰獨是舉也夫

十三年契丹入寇陷嬀武儒州

斬首萬四千七百餘級于是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

悉爲契丹有

契丹改武州爲歸化州嬀州爲可汗州

十四年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防禦使李存矩以叛

存矩驕惰時晉王命裴兵盧文進爲裨將押行存矩自部送之行者皆憚遠後存矩復不存恤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章與士卒殺存矩文進不制因還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文進率其衆奔契丹

李存矩之死士卒也而曰文進綱目書法也夫燕兵之發文進爲押行將憚于遠後通下爲謀戍殺主帥委曰不知全章一拒之耶奔異國潛引醜虜害我邊人固亂賊之魁也綱目誅心正其首惡是固權之審矣

三月契丹陷新州

盧文進以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晉

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師救之敗績新州遂陷

中原多故虜患遂興哀此邊民首罹其禍古人曰德之不建人之無援此之謂夫

後唐潞王清泰三年冬十一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割諸州以賂契丹

敬瑭反求助于契丹九月契丹主邪律德光入自鴈
門大敗唐兵敬瑭夜出見德光約爲父子十一月卽
皇帝位以新嬀儒武及幽涿薊檀瀛漠蔚朔雲應寰
諸州入于契丹
於戲此吾土沒于契丹之始也從此而金而元三百
餘年幸至我
朝始還中國夫敬瑭不忍其身之不宴至于叛君臣虜
尤恐其力未專而事不集也復敢于割地要請使千
里河山之固數百萬生齒之命一旦淪于腥穢豺虎
之區爲患豈細故哉則其身死未寒家爲俘虜非不
幸也閒嘗舉古人用夷狄之兵者合論之曰趙武靈
之于樓煩林胡漢高之于北貉上也唐太宗之于突
厥次也肅代之于回紇下也而敬瑭有餘誅焉故胡
兵梟騎曰致頡利曰資葉護曰借夫致者自致之也
武靈漢高得以制其進退資者相勉以義也太宗得
以禁其暴掠肅代之借則有子女之酬金帛之奉矣
故虜掠莫禁放肆自資至使親王泣拜馬前可謂下
矣然尚未有土地之割也敬瑭此舉所謂淪人類于
犬羊棄天險于讐敵莫大之變也昔晉惠公求納于
秦許賂以地識者知其無成若敬瑭者卽其所以圖

存乃其所以厚亡也於戲謬哉

契丹改新州爲奉聖州

晉高祖天德二年契丹主至炭山

獵○炭山在今萬全右衛城西南

或問是年契丹改號遼矣何以仍書契丹曰綱目書法也劉友益以爲外之也於戲荆楚於越春秋是書豈獨綱目然邪

四年秋九月契丹主至歸化

五年冬十二月契丹主至赤城

六年秋八月契丹主奉聖

七年契丹主至炭山

障鷹

夷狄重畜而賤人棄稼而崇獵營衛靡定遷徙無常故其所止荆棘生焉以今觀之拓跋契丹及後金元皆一律也於戲彼時生人可哀豈一端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契丹弒其主

時周篡漢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會之集諸酋長議于百泉湖諸酋長多不欲行強之南至歸化州祥古山燕王述軋因衆怨弒之而自立○契丹主兀欲百泉湖即九十九泉

夷狄書殺此何云弑曰書殺常也書弑變也不曰夷狄之有君乎

三年冬十一月契丹主至奉聖

○契丹主景

宋太祖開寶三年防禦使馬仁瑀來畧嬀州以生口還

太祖圍北漢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師畧嬀州至懷戎契丹素聞仁瑀名不敢出仁瑀因縱兵掠俘生口牛羊數萬還

仁瑀特以師巡掠生口還耳非大舉有大功也何以紀曰邊土淪夷旦夕南望況宋祖賢君開寶治日乎雖微必紀著邊人慕華之心也是故掠人非美事孔明之拔千餘家則書生口非大功仁瑀之俘萬餘口則紀所謂雖加一日愈于已亦曰彼萬餘口者固免于左衽者也

四年秋九月契丹主至歸化

○契丹主賢

六年契丹主至歸化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契丹主至炭山

障鷹

雍熙二年夏契丹主至炭山

○契丹主隆緒

冬十一月契丹北大王蒲奴寧來決公事

居于奉聖州時節度使蒲打里在州詔共相裁議

譏自私也古者立賢無方爲官擇人刑獄重事華夷

異情以種人決公事其枉縱可知也

四年春契丹主至炭山

觀鹿

端拱元年夏五月契丹主至儒州

祭風伯于白馬村

淳化元年契丹主至炭山

獵

二年契丹主至儒州

獵于東川拜天

四年秋七月桑乾洋河溢

漂不稼人畜廬甚衆

五年春三月契丹主至長春宮

觀牡丹○長春宮不可考其建于何時在雲州西南

夏四月契丹主至炭山

清暑○自是歲以爲常後不備紀

冬十月契丹主至可汗

獵于西山

真宗咸平三年秋七月契丹主至湯泉

○湯泉在赤城西南

五年春二月契丹主至鴛鴦濼

○鴛鴦濼在雲州西北境外

大中祥符五年冬十二月奉聖饑

七年春正月契丹置奉聖轉運使

天僖三年春二月契丹主至鴛鴦濼

仁宗寶元元年夏四月契丹主至野狐嶺遂至龍門

○契丹主宗真野狐嶺在今膳房堡北龍門縣名唐置即今龍門

哲宗元祐四年秋七月契丹釋奉聖役徒

○契丹主洪基

紹聖三年春正月奉聖饑

徽宗政和三年冬十月契丹主至奉聖

○契丹主延僖

重和元年春二月契丹西京留守蕭乙薛來擊董龐兒于奉聖平之

龐兒淶水人起兵刼掠奉聖間

龐兒不書反說見魏擊杜洛周下

宣和四年春正月契丹主至鴛鴦濼遂奔雲州

契丹主至鴛鴦濼方獵聞金主已克中都大懼會金都統杲及宗翰來追至白水濼契丹主乃奔雲州○金主阿骨打

按遼人自得我土之後即建燕京以爲巢穴其君歲馳騁于奉聖可汗之間遊豫于炭山鴛鴦濼之內濱于死亡且猶顧戀盖裘褐之人沙磧之產一旦得此以爲樂土是故周世宗之瓦橋宋曹彬之岐溝機有可乘而功卒不奏豈非視比寸金悉其戾氣嚴拒力戰而中原之士竟莫能加彼邪吁包桑之固漏防之隙在我中國其可忽諸

秋七月金陷奉聖

金屯駐軍草濼遣其將完顏忠攻奉聖州破遼兵于鷄鳴山奉聖州降遼主聞之由埽里出居四部族○鷄鳴山在保安州東北

冬十月金主至奉聖

十二月金主至可汗

五年夏四月契丹攻金兵于奉聖敗績金主至儒州

金師初入燕契丹林牙大石壁龍門東攻奉聖金都統幹魯遣照主婁室馬和尚等率兵擊之獲大石降

其衆金主遂至儒州

六月金主至鴛鴦濼

冬十一月諸州歸正尋陷于金

金戚遼歸燕山府及山外奉聖歸化儒嬌諸州後郭藥師以燕山叛金皆復取之○金主吳乞買曰歸固宜有者也曰尋陷于金罪不能守也嗟夫海上之盟論者往往咎宋以爲不宜背舊好開新讐然則險可以終失華可以終夷乎於戲金人戚遼十六州恢復之大機也尋失燕山金人侮宋之大機也遵養以俟時安輯以固本精甲利兵觀釁而動通約于女直之初興自取于遼人之殘破謹禮嚴防詰兵保險金人固出吾上乎

孝宗乾道二年春三月金主至歸化

○金主雍

秋八月金主至望雲

獵于南山將幸金蓮川薛王府掾梁襄上疏極諫乃止○望雲縣名遼置即今雲州金蓮川在其東北

附梁襄諫幸金蓮川疏

金蓮川在黿山之北地極陰冷五穀不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尤非聖躬將息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

越山踰險其費數倍至于頓舍之處車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藏獲逋逃而莫得公卿百官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以陛下神武善射舉世莫及若夫啣厥之變猛鷙之虞姑置勿論設于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垓漲天宿霧四塞跬足不辨以致翠華有嶓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于道塗衛士參錯于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纔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違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可爲殷鑒也

三年金改歸化爲宣德

六年夏五月金主至柳河川

○柳河川在宣府東北

八年夏六月金主至金蓮川

避暑○自是歲以爲常後不備紀

前嘉梁襄之疏今爲逾月之留說而不懌從而不改者也

淳熙七年夏五月金括荒地

金主諭群臣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濼多爲民耕種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括荒地及冐佃之數

何以紀譏不仁也夫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加于百姓何與

八年夏六月金治懷來道

金大興府平灤薊通諸州水而山後大熟命修懷來以東道路以來糶者又命都城減價以糴

十三年魏子平卒

子平仕金爲參知政事罷爲南京留守致仕再起爲平陽尹復致仕至是卒于家

余于金臣得子平焉夫子平心乎華者也蘇州卑濕之對欲以消海陵南牧之心襄陽浮橋之料卒以免宋人奔命之急其心未嘗一日忘華也曰人臣無私

交子平仕金而心華得微有二心乎曰浮橋樵採子平料之審矣海陵之對則固知天怒人離不可南師也夫孝宗宋賢君也和好人主利也孰謂子平不忠于金哉爲時而仕存心拯援跼蹐終朝不恒厥祿君子平者有足悲焉卒以紀之取善周也不書金官與用夏也

光宗紹熙五年夏旱金使者來禱縉山

○金主璟縉山在今永寧縣西北即光頭嶺

寧宗嘉定二年金改奉聖爲德興府

三年元人來侵

元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及金主卒衛王永濟立金詔使至木真南向嗟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乎即乘馬去使者還白永濟怒須其修貢至殺之元主知之遂與金絕數侵掠金西北境

四年春二月金將定薛及元主戰于野狐嶺金兵敗績

元主攻金德興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元主遣其將察罕前覘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木華黎曰彼衆我寡不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元主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僵尸百里元遂取大水濼豐利諸縣○撫州金改

柔遠鎮

秋七月元拔烏沙堡金參知政事胡沙頗奔宣德

頗與平章獨吉思忠戍邊烏沙堡失利金主獨罪思忠詔頗主兵事至是頗聞堡陷元兵且至喪氣不敢戰退走宣平縣縣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行省兵爲聲援頗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土豪嗤曰溪澗曲折我輩知之行省不用地利力戰但謀走邪今敗矣頗竟退走元兵追之僅以身免遂奔宣德○烏沙堡不可考宣平縣名金置屬宣德

八月金兵及元主戰于會河川金兵敗績

○會河川在保安東南

九月元拔德興府遂陷弘州

金武衛將軍完顏弼潰走由是懷來縉山諸縣悉降于元○弘州遼置本襄陰村今順聖西城也

冬十一月金右元帥胡沙虎及元兵戰于定安金兵敗績

沙虎以勁卒七千與元兵戰于定安縣之北薄暮與其麾下先遯衆遂大潰○定安縣名在蔚州東北

金副統楊安兒亡歸爲盜

安兒山東人素爲盜太和中金人南侵安兒降金累

官至防禦使元兵迫金主詔招鐵瓦敢戰者千餘人以唐括爲都統安兒爲副以戍邊至雞鳴山安兒不進亡歸爲盜山東苦之

金胡沙虎來屯可汗

沙虎請步騎二萬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人令駐可汗

沙虎退奔無刑請兵輒與不待移書而知其不恭不待反戈而知其異志何庸主之不悟邪

五年秋九月元陷可汗

金尚書完顏綱及元兵戰于縉山金兵敗績

綱行省事徒單鎰使人謂綱曰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往不若益兵爲便綱不聽徒單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不從至縉山及元兵戰大敗後胡沙虎反誘綱殺之

六年秋七月元陷宣德

冬十月金元帥木虎高琪及元兵戰于懷來金兵敗績

九年春三月金西京副統程琢駐師弘州

琢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駐師弘州

欲圖恢復

於戲金之亡也已在目前尊官大爵者未見一戰少
強人意其可取者西京之程琢宣平之土豪而已小
人在位志士扼腕此其所以亡與紀之傷之也

理宗紹定三年夏元主至百泉湖

避暑○元主窩闊台

六年元居河兒渾軍及回回部于蕁麻林

命哈散納怯烈亦氏統之○蕁麻林即今洗馬林

寶祐四年元城開平

元主欲建城營宮室爲都會之所忽必烈薦劉秉忠
因命相宅秉忠以桓水東灤水北龍岡爲吉詔營開
平府○元主蒙哥忽必烈即元世祖
龍岡之吉余所未聞世傳秉忠國祚長短民風淳淫
之說與此亦不合豈傳者妄與然開平東連遼碣西
帶豐勝固形勢之地也紀以俟夫經畧者

開慶元年劉敏卒

敏宣德人官行尚書省致仕元主蒙哥南伐敏輿疾
請見元主曰卿有疾不召而未將有言乎對曰臣聞
天子出巡義當扈從敢辭疾乎但中原土曠民貧勞
師遠伐非計也弗納敏還是年卒
余于上谷事夷之臣取二人焉魏子平敏是也皆心

乎華者也然海陵不從子平江上之師果潰蒙哥不從敏合州之禍遂成其在二君亦未失忠告也於戲爲時而仕若二子者庶幾矣乎

景定元年夏四月賓默許衡來

默肥城人衡河内人金末避亂大名與姚樞朝暮請習元主在潛邸召之不至使其友人往見之使者徼服踵其後默不得已拜命至是默衡同召至問以治道以綱常爲對

何以紀喜其至也不書元召爲賢者諱也于是開平之人聞綱常之論誠意正心之學矣是故仕元之罪可知也

六月元餉開平

輦燕京北京諸路米十萬餘石後又給諸路戰襖裘帽于是開平始贍

世祖始立欲居其重于開平故多轉外粟多召外兵以自殖也

二年春正月元主至開平

秋七月宣德隕霜

八月元祠孔子于開平

廟成詔守臣行禮

聖道之在天下日月並縣江河同流固不以世之崇重蔑棄有隆汚也然漢高不事入魯備牢符秦雜夷勸學具典自論北狄遂失表章釋奠之舉于今始見雖云喜之亦悲之也而竇許拳拳網常之言頗覩其效矣

冬十月元主至宣德發禁兵來屯懷來

討諸王阿里不哥

三年夏四月元復望雲歲租

元置海青驛

自縉山至望雲

譏從禽也

秋八月龍門霜

冬十一月元置隆興府

治撫州割宣德之懷安天城屬之號興和路○懷安天城皆縣名懷安晉置天城遼置

十二月元築行宮

于興和路

四年春二月元主至開平

夏五月元餉開平

發北京米五千餘石

世祖初年經營開平轉粟置驛史不絕書則開平在元已爲難供矣豈其地不可田邪

元號開平爲上都

中書省臣言開平闕廷所在宜加號上都從之詔以達魯花赤兀良吉爲上都路達魯花赤總管董銓爲上都路總管兼開平府尹又詔上都路總管遇巡幸行留守司事事已復舊

元改望雲爲雲州

秋七月上都隆興雨雹

八月元改宣德爲府

五年春二月元主至上都

避暑至八月祀天乃還○自是歲以爲常後不備紀

度宗咸淳二年夏六月元徙宣德人于興濟

欲開屯田○興濟縣名即今興濟

屯田不書無其實而勞民以逞

元改德興爲奉聖州

三年秋八月元主至鷄鳴山

至渾河將獵馬蹶御史大夫脫脫諫而止

四年夏四月上都饑

端宗景炎二年元劉正爲上都行省

時諸王昔里吉叛正至居庸守者告前有警急請姑退正曰職當進而不往後至者益怯矣至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克戰賞主者告乏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元主以爲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而後稟命豈不可乎元主說

機莫要于便宜功莫難于掣肘故鴈門之租賦悉入軍中陳平之千金不問出入世祖始疑于欺罔繼明于軍賞此其所以有天下與恒事不紀因故乃紀此類是也亦以賢正也

三年冬十二月奉聖駿

帝昺祥興二年夏四月元定上戍

他郡兵戍上都者疲于轉輸至是悉罷

兵莫便于上著莫不便于遣戍何者山川險易知諳之不悉也水土風氣習染之不一也家室墳墓顧籍之不專也離曠憂思勞役之不均也力疲于道塗期廢于番易法撓于逃逋弊積于顧役于是部伍如傳舍操卒盡市井矣而其轉輸之難尚不論也於戲慎抽選以嚴上著之兵廣屯田以省轉輸之費二者缺一不可也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春賀仁傑爲上都留守

仁傑以山後鹽禁不便奏罷之民爲立祠此元守臣之最賢者也其惠民之實可稽也紀以示賢

十八年秋九月上都饑

詔懷來屯兵還

按宋景定二年元發兵屯緡山懷來至是凡二十二年始詔還久戍不急轉輸疲勞彼固不之恤也

十九年秋七月治緡山道

二十四年秋七月以匠官知弘州

弘州匠官獻兎毛錦詔授知州於戲焚雉頭者責其暴于殿前好高髻者推其源于宮內而況以匠官之賤競淫巧之工得牧民之職乎說者謂世祖混一區夏德業過人而不知競玩逞私如淘金受錦事在吾士已不絕書矣噫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二十六年夏五月築倉于鼎兀剌

宣德路丁男悉役

宣德近輔也鼎兀剌遠境也五月暑日也築倉兀工也吁鐵木氏之治可知矣

二十七年春三月開聚陽山

鑿冶取銀○聚陽山在雲州

甚矣叔世重末而忽本愚民好奇而傳訛也夫幣以權貨通之使行此其實也夕則貨重少則貨輕輕者無補于饑寒重者不關于衣食是故明王重五穀慎蠶桑知其本也塞下之民不令之墾田易畝以食戍卒減轉輸而使之丁丁銀冶盜發閉藏逋聚奸詭吾不知其何說也又仙人黃白之術不可窮也而世人往往曰丘長春者以竈術事世祖佐軍國之需夫使長春果然則又烏用聚陽之銀冶哉甚矣叔世重末而忽本愚民好奇而傳訛也

二十八年春正月募人來輸上都粟

石給直四金

於戲菽粟如水火則民焉有不仁枵腹而適諸市雖慈父不能保其子也蒙古氏霅用其民載罹饑饉石米四金古所未聞也方且增上都之宿衛廣聚陽之銀冶歆爲何哉於戲謂彼時之民不懾于兵力吾不信也

夏五月上都桓州饑

○桓州金置

二十九年春正月賑桓州赤城站戶

站戶告饑詔賑之

昔齊桓賜衣于老人曰願衣國中之寒者賜食曰願食國中之饑者世祖不此是念施惠于告饑之站丁所及微矣君子平其政固有道也

成宗元貞元年秋七月隆興雨雹

九月宣德大水

三年春正月詔均力役

其札剌而忽都虎部居奉聖州者舊不服役至是悉與民同

夫是令也有足悲喜焉夫夷狄入主中國惟元魏稍有即華之意若遼若金若元則皆區分南北輕重甚典由是種人國姓犯法自肆賦吏遍天下而國亡矣茲詔也若强人意而詔所不及者固自若也故曰是令也有足悲喜焉

六月隆興雨雹

冬十月廣牧場

詔以宣德奉聖懷來縉山諸處廣牧場牧宿衛馬武王之定天下也放馬以示不用矧空養人之地以爲牧場乎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歲不米石四金不可得也紀之志遼人遭遇之酷也而虜之不足與爲治

可知矣

八年夏五月懷安雨雹

九年夏六月隆興雨雹

大德元年春二月復上都隆興歲租

改元施恩

三年秋八月宣德雨雹

五年夏六月宣德奉聖大水

八年春正月復宣德奉聖歲租

九年夏六月桓州宣德雨雹

十年春正月賑奉聖懷來

給鈔五百錠

民饑在於無食廐有肥馬而不知損野多荒田而不

使闢給鈔何爲余固知元氏無實政也

秋七月宣德雨雹

武宗至大四年春二月詔均力役

其諸王驛馬戶在縉山懷來者與民同輸作

干縉山

仁宗皇慶元年夏五月作涼殿

二年春監察御史月魯帖木兒來按上都

遂劾奏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受富室張弼賊六萬

貫殺人貸死元主怒碎太師印賜月魯帖木兒鈔萬
貫
於戲埋輪之使不問狐狸褰帷之吏寧顧傭子月魯
帖木兒此舉固元世之僅見者也其自薦付矣獨惜
夫仁宗之不斷權奸尋復進用也於戲善善惡惡郭
公以亡而況反之邪

延祐元年夏六月宣平雨雹

二年夏五月宣德雨雹

三年秋八月改縉山爲龍慶州
帝生于縉山之香水園故有是命

六年春三月復上都興和歲租

冬十二月飯上都行人
上都行路多饑民詔設食飯之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此
古先王省耕省斂及民之實政也蒙古不知爲政每
每好行小惠禮佛則釋繫囚巡游則施粥食此所以
言語區區而無補于亂也於戲大都至上都輦路之
衢屬車歲所必經之地也有饑者焉粥以食之其可
悲也夫

七年夏五月殺留守賀伯顏

初張弼殺人繫獄帖木迭兒受贓使家奴脅伯顏令出之伯顏持正不可撓而御史中丞朶兒只已廉得其事乃與內外監察及伯顏奏之詔建問帖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重拂太后意詔止罷相仁宗崩帖木迭兒以太后旨復相乃奏伯顏便服迎詔大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籍其家都人爲之流涕亦誣奏月魯帖木兒賴英宗知其賢獲免

蒙古氏執法之臣牧伯則賀伯顏朝使則月魯帖木兒而卒爲權臣所陷月魯倖免伯顏極刑於戲受贓者建治則不出尋月且復用太后旨與人主並行迎詔罪至闔門籍沒元刑之頗極矣其亡猶爲後也

秋七月括馬

以給衛士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古人譏加賦也而乃奪民私畜以頒衛士其不豺狼其上者幾希紀之志霅也

英宗至治元年秋八月作鹿頂殿

三月至上都以行宮亨麗殿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左丞相拜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寶位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恐民失望乃止至是作鹿頂殿

上都不急廉頊非制紀之譏也

冬十一月宣德地屢震

三年春二月治野狐嶺道

秋七月興和隕霜

四年秋七月上都雲州雨雹

泰定帝元年夏六月黑水河溢

○黑水河在雲州

二年秋七月龍慶雨雹

大如鷄子平地深三尺

文宗至順元年夏六月上都雨雹

徹里帖木兒爲上都留守

徹里帖木兒素廉整領雲南行樞密院事雲南賊平拜上都留守先是上都官買商旅貨不即酬直商旅大困至有饑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爲上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

嘗觀古人之盟商矣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故子產不敢知玉弦高以私免公雖存抑末不廢絜矩上下相須真猶一體開平名號都邑亦有恤商之詔矣帖兒所舉如此尚足以爲國哉紀之匪事錄賢存世戒也

二年冬十一月大雷

順帝元統二年秋八月鷄鳴山崩

陷爲池

至元元年秋八月宣德奉聖地大震改宣德爲順寧奉

聖爲保安

五年春正月桓州饑

賑鈔二千錠

不書賑譏無實也

至正十四年秋七月復上都歲租

十五年饑

詔嚴酒禁

十八年秋九月宋關先生來掠興和

十一年潁州劉福通起兵立韓山童子林兒爲帝詐稱宋後遣先生以兵北掠攻保定路不克遂掠塞外興和諸處

或問稱兵曰反刼掠曰盜林兒詐稱宋後福通群居無終歲之計書曰宋關先生有取于彼乎曰夷狄入主天下宜共驅之稱干以奮者豪傑之所上也於戲勝廣非湯武之資惡秦者大之鮑堪非伊呂之佐罪莽者與之而況絶彼異類糾我華徒挺臂以呼爲天

下倡首者乎曰宋大之也曰來掠不沒其實也

冬十二月宋關先生陷上都

焚燒宮闕晉七日大掠而東

二十三年春三月宋關先生復掠上都

既破上都自遼陽入于高麗至是復自高麗還掠上都

嗟夫元氏之大都可知也蓋其始也則四傑效謀諸部力戰無堅于前無釁干後以故數陣之後金人莫支望風遁逃州郡嚮應世祖樂善知人時引治道故雖得之馬上而規模可觀矣然泥其舊俗暱彼種人罔上殖私相踵成習蓋當創業垂式之初已有重貨黷兵之失矣及其末世則賞罰不行忠邪倒置凶荒遍于畿輔徒存賑貸之名盜賊交于都邑更無斷擊之令譬之瘻人元氣悠悠而手足四肢不相連屬矣是何也廉恥之道微淫霍之風熾家無禮教國鮮清議貪夫狥財佞人敗類各相視效以惡爲美勢極而顛莫可捄藥矣於戲即一事可以例餘即一方可以見遠借秦爲喻將無廢于斯乎

二十七年冬十月我

太祖皇帝北定中原傳檄至

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元氏廢壞綱常瀆亂倫理天厭其德人心離叛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號胡虜禽獸之名互相吞噬爲生民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今茲遣兵北逐群虜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携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告示兵至無恐歸我者永安干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初山後諸州自石氏割棄之後淪沒虜中不能自拔雷政汚俗積三百餘年宋太祖幽州之役幽燕豪傑多欲執殺主帥開城出降而宋師不利引還豪傑失望後聞宋亡相顧恨惋以爲無日復見中華也及茲檄至轉相告語歌舞于道長者往往泣下自漢不丁盛時陷溺垂老指羨兒輩稱有福云

臣畊曰斯檄也義限于精一之傳道普于位育之極功加于治洪水驅猛獸之上也是故以綱常責元氏而禮教明以順逆開陷溺而仁恩溥以甘心臣虜戀恃汚穢策群雄之無成而名分定臣愚以爲自開闢以來揖讓之外取天下之正聲罪之公撥亂世反之正之烈未有如此者也